

发岁记

戊戌年腊月三十。

除夕逢立春,阳光又好,人间光芒熠熠如披金缕衣,门上春联墨色淋漓,院中梅花清香隐逸。一日而得四气:春气、墨气、喜气、清贵气,诸事皆宜,是之谓吉日。我愿得春气,生命蓬勃如三春桃李;我愿得墨气,祈求墨神借我五凤楼手写锦绣文章;我愿得喜气,东坡说喜气如春酿,度正说喜气如春风;我也愿得清贵气,清贵如梅,如竹,如书卷,如天上云。

在单位值班,读《归有光全集》,晒太阳,会故人。年头岁尾,散落天涯的旧友纷纷归故乡,约着见上一面,喝茶,叙别后契阔寒暖温凉,偶尔说及青葱时代的前尘影事。这些前世的亲人,让我想起宋人的一句诗,“一回相见一回老”。

茶汤三泡,颜色渐白,滋味渐平,像一代人的中年。

己亥年正月初一。

山中朝雾蒙蒙,群山如洗,人间一新。晨起烧水备茶等客来,父母在厨房里忙着煮饭做菜,炊烟里的柴火气真好闻。二十余年来,年年初一如是,愿岁岁初一如是。正月初一第一次出门,吾乡古舒州谓之出行,语出古人,乡人看得很重,庄敬一似帝王出巡。我抽空读一点书,书山有径,也是一种出行。

《梁书·武帝纪》:“今开元发岁,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旧所。将使郡无旷土,邑靡游民,鸡犬相闻,桑柘交吟。”三十余字,字字是盛世好音。好音是德音,是庶绩咸熙,是百姓太和。

乡间阡陌边沿,芥菜已肥绿。今日发岁,桌上有芥菜春盘,叔婶姊妹兄弟子侄食之喜气洋洋,我食之胸中葱茏如得半腹书。

正月初二。

拜年。遇到一头老水牛在田里慢悠悠地啃草,遇到一只黑母鸡在地里飞快地啄虫,遇到一丛水竹在村头清秀临风,遇到一鞭溪流在垄亩之间细细叮叮。溪边石桥头有一块功德碑,碑上镌刻着捐资建桥者方氏的名字,以及“传之永久”四个字。三根长石条架起的桥已沐风雨三十五载,发起者业已入土许多年,想起仲尼之言,“礼失而求诸野”。

坐在田埂草皮上看牛,牛也停下来看我,仿佛知道从前我是一个牧童,曾经骑在它祖先的背上,胡乱吹麦笛,歌声清亮振林樾。牛的眼睛是世上最美丽的眼睛,圆大、干净、水灵灵又温良敦厚,无一毫散光。只有心无纤尘者,才有这样的眼睛。善由心生,发之于眼眸。

牛为瑞兽,鸡为德禽,竹有

清气,水有大象,石桥无语而渡人,大地上万物莫不有灵,见之起恭敬心,也起故园情。

正月初三。

不记得哪一年,外婆家变成了舅舅家。也不记得哪一年,外婆家那座建于晚清的老屋坍塌成泥,瓦砾和黄土上长满了蒿子和茅草。在等饭的间隙,几个舅舅和母亲站在遗址上,指着残存的大石磨、石门柱、柱础、碓臼、陶片、青砖和照壁,谈论着老屋人烟辐辏的从前,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说到已经故去多年的外婆以及新故的大舅舅。世间谁人无深情?灯影里的母亲,佝偻的身形、咳嗽的声音以及劳作的姿势,都越来越像外婆。

从前我还是一个孩子,一家四口每年正月初三天麻麻亮就动身,背着糖糕去外婆家拜年。这天一大早,外婆必然站在门前的杏树下,手搭眼篷张望着口外。口外也就是村口,那里有一棵古老的枫杨,有一口清澈的溪水,归来的人经过溪头浣衣处,上一个之字形小岭,走到枫杨底下,就能望见老屋和屋前的两棵杏树。后来外婆归了道山,在正月初三接替她张望我们的,是她的大儿子我的大舅舅。他衣衫寒素而心肠诚笃,总是手捏一挂炮竹,无论雨雪阴晴,进门就一人递一炉烧得正热的炭火。再后来他一夜睡去,老家迎接我们的,只剩下山风和风中的枫杨。

正月初四。

傍晚去发小国辉家喝茶聊天,明天他就要回无锡。他新建了一个茶室,就在幼年我们驮枪舞棍且美其名曰练武的竹林中。窗外春雨潇潇,穿林打叶,室里茶香与梅香四溢。

他和我互为人生中第一个知己,友谊的长度是他的年纪,而我们两家的情分已经延续四代人。八年前,他给我写过一篇文章《你只是我忠厚而憨憨的大哥》:“牙牙学语时,父母就指着上屋的小孩说,这是你劲松哥。所以我也想不起来哪天我们相识,仿佛人世间一睁眼我们就熟识了。当听说你毕业后放弃建筑转攻文学时,我就异常惊讶,在我的眼里,你只是我忠厚而憨憨的大哥,根本不像文人才子那般风流倜傥……”

茶罢吃饭,说好了不喝酒,一上桌又觉得无酒辜负了良辰与佳肴。印度人说酒是神的花蜜,刘伶写《酒德颂》以操卮执觚为荣,我与国辉一年一饮,每饮必至醺然。总要说到童年时下战书与邻屋一帮孩子打架,说到在竹林里照着剑谱习剑术,说到得一粒冰糖一只鸡蛋一块锅巴都要两个人分着吃,说到与对方的兄弟姐妹发生争执必然护着自己的朋友。



月光城 散文

金兰之契是可以传代的,我们的孩子元元和天天见面很少,却情投意合如结义。

正月初五。

昨夜下了一夜冷雨,早晨起来,山中到处都是冰凌和雾凇。

有一天观梅,想起《探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梅即是媒。春秋的一位姑娘站在梅边,心里碎碎默念:有心向我求爱的小伙子,莫要耽误了美景良辰。

有一天观梅,想起陆游说:一树梅花一放翁。

有一天观梅,想起金庸《神雕侠侣》里,绝情谷公孙止和铁掌莲花袭千尺的女儿公孙绿萼。绿萼一名绿萼,一身君子气,公孙绿萼的姿容和品格就像绿梅。

有一天观梅,想起南宋周密《齐东野语》的一段记载:宋徽宗赵佶建皇家园林艮岳,溜须拍马者造油绢囊,每当晨雾迷漫时,令人在汴梁附近的重峦叠嶂中张开油绢囊,让云雾飘入囊中,然后扎紧囊口运送回京。待赵佶游园时,宫女太监躲在假山之间,赵佶一来,就张开囊口放云,据说“须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岩万壑间”。油绢囊所收之云,谓之贡云。绿梅日夜收山光水色天地灵气于蕾中,一朝忽然吐蕊,清香亦如油绢囊中贡云绵绵而出。

燕起鸿归

燕起鸿归四个字,见于倪元璐书画合璧卷所题的引首,黄道周的手迹。

明末名臣黄道周,《明史》说他雅望,为同僚时辈所钦重,“既负重名,天下望以为相”。抗清死节后,南明隆武帝赐谥“忠烈”,清乾隆帝改谥“忠端”,都是美谥。其擎窠大字如其谥,忠厚端正,一派方家气象。字好,意思也好,飞燕剪春雨,归鸿裁祥云,可作门对的横批,比用滥了的“春回大地、一元复始”要好。

燕雁归来,桃花春雨落人头,人间春色渐渐地深了。

说到祥云,昨天下午携家人去了法云寺,寺中千佛塔下的青石护壁和围栏上,镌刻着一朵朵法云,有阴刻有阳刻,刀法粗放朴拙,并不见佳,当是石工的手笔。似也不妨,秦汉墙砖瓦当上的莲纹,北魏石佛造像上的字画,有不少就是建造工匠率性为之,今世一样视为宝物。寺前竹林小道上,沿路张挂着绢质的幡幢,上面也画着法云。佛法如云,云是祥云,吉祥如意的云。寺中老尼一脸祥云,居士和香客一脸祥云,寺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植一棵纯白的望春花,高大欲与大雄宝殿比肩,花事正殷,是两朵长在泥土上有

慧根的法云。

燕起鸿归,正是郊游的好时节,寺里寺外进香踏青的人不少。法云寺近在咫尺,竟然有好几年没有来了,早前的和尚庙已成尼姑庵,其他一切如旧。法云寺,一朵法云,名字清空有禅意,令人幽远清静,比法善寺、法源寺、法门寺这些寺名要高明得多,所以江南江北许多地方都有法云寺。那些法云寺都比这个法云寺规模宏大,景致也更佳,但吾乡法云寺有世所少见的方形古塔千佛塔,塔身四周有佛龛四十余个,内嵌如来、摩诃迦叶和阿难陀佛像一千六百余尊。深山大泽,有龙有蛇,佛寺也不在大。

寺名匾额是赵朴初的真迹,清劲古拙,风度逸出尘表。寺门对联“法轮常转,佛日增辉”,楷书略带魏碑和行书笔意,大气庄严,可惜贴反了。元初吴昌龄杂剧《东坡梦》里有这样的句子,“此一炷香,愿法轮常转,佛日增辉”。法轮运转摧毁世间一切邪惑,佛法如太阳光芒为众生解脱生死劫,诸多名山古刹的楹联都大有意味。人可以不事佛,佛寺倒可以常去,借一朵法云除垢去浊。

梅花开过了,樱花开过了,杏花桃花望春花也已开满枝头,今年还没有看见嫩柳。护城河畔柳树成行,还不见绿意,日日经过都眼巴巴地看。柳未绿,哪怕燕已起鸿而归,总算不得真正的春天。进寺门的时候,一眼望见寺前湖边的几棵柳已绽新芽,新绿如蜂群,烟里丝丝弄碧,心里着实欢喜。想起十六七岁时,人少情多,读敦煌曲子词《望江南·莫攀我》,想象着长安曲江池的柳,心里毫无理由地软成一根柳条,湿成一地杏花雨,于是哑然失笑。归鸿知乡路,飞燕识旧巢,人想起久远的事,未必敢也未必肯相信那是自己的当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解,一个人年纪大了还善感多情必定不是什么好事。

风铎泠泠,佛音如海潮。千佛塔已是千岁高僧了,时间的刀痕朝代的霜迹斑斑累累,高古出世耸入云霄,可为之一屈膝。



燕起鸿归

储劲松